

食客

五

四

三

李金發著

食客與凶年

李 金 髮

“過 秦 樓”



你是夜候之女神，
這我僅能曉得的。
當晚風來時，
括去我墓墳上的塵土，
到你脚下旋轉而停止了。
茸茸的小草遂萎死其細莖，
所以我消瘦了。

你在走步時，
呢喃些什麼？
輕盈的夏，
何以爲紅葉催去，
他們是因爲歌唱而來麼？

在你的年歲裏，
可以找到爲你眼淚

淹死的顆心，

他多麼冰冷，

（在蕭條天之下）

可安葬在懷抱裏，

如無法使其甦生。

完 全

赭紅色的屋瓦下，
方牆圍着我，
慎重的動作，
倒映而深黑了。

風在城頭嘶過，
燈兒熄了，
我摸索我四體，
這方，那圓？

前一刻的去，
正爲後一刻的來，
他們的行程，
不因沙漠火山而休止。

我待黑夜來慰撫，

偏見新日的微笑。

呵，靜寂萬歲！

纔好給人一個完全。

Erika

一個少女
簡直是孩子
愛
一切香花，
睡眠，
但不認識
哀戚之成份。

“你不欲生
我可以死。”
多麼顛倒！
這
陳舊之排演。

你如南來，
可望見深黑的矮林，

靠小荒島裏，
有古船待着。
你能打槳麼？

你如南來，
可以在
沈厚之空氣裏
再找我，
我們不拘執
且聯袂歌唱片刻，
不論
“Largo”
抑 “Traümerrei”。

去麼？
捨得你的
Kindlich!

山花會笑人的，

酒杯更

孤寂了我們，

2. 1923.

我求靜寂……

我求靜寂保持我跳蕩的心，
因秋天來得太迫促，
我敲我的門時
或使他倉皇而遠走。

你說：我們的幸福就在這裏，
我以爲：在那裏！
不必去尋求他的居住，
他起居在燕子之翼尖。

呵，灰色的夢！女人說：
“天堂是在人清白的心裏，
你若不將他帶來，
你是永不能進去。”

我們在生命上退讓，

在死裏進攻，

甜蜜之年歲，

盡由上帝手裏拿來。

惜我們既聾啞一半，

我因你飽了，

你正爲我飢着，

在可盡之浮生裏。

（何處完結，

我死之前，你生之後？

我正欲看見

這矛盾之綉惑。）

總該備金屬的靈魂，

過此同一之神祕，

不强求亦無願意，

來，無痛哭在疾笑裏。

你當然曉得……

你當然曉得，

（至少聽過，）

這是婦人，

那是玫瑰，

是上帝神奇的設置，

然尚非全體的祕密。

沈思在水裏，

眺望在天際，

關什麼傷感？

—孩童時斑鳩逃了籠兒，

蟋蟀沒得食料？—

呵，老父，前來，

叫風兒去尋女人的 *baiser*，

或教我像他隨處哭泣。

花枝皺了眉，

羞赧的哭着。

(呵他何能捨地上皎潔的夜月。)

不幸的季候來了，

我的哀戚益無棲息之所。

因羊兒進了圈，

蟻螞亦停止工作。

不當死去，

如未得心兒休止哀吟，

或未見花枝低亞，

正似一個囚徒，

希望日間的供給來到。

不如死去，

苟你欲破這門兒

有所看見，

我們自然須審重了，

吁，神兒來呀！

伸手呵！

爲什麼遲疑着。

你在夜間……

你在夜間照耀，
我纔四望着，
你說：這就是生命！
日光來了，仍舊射在地面，
我終失去這獲得，
我生存的神祕，
惟你能管領，
不然則一刻是永遠，
明媚卽是骯髒。

吁，你在暗處嘻笑，
遂成了這誘惑，
我多麼呼喚，
但聾廢了的是上帝和你。

憐憫點這遊客，

何以在遠處松蔭下躑躅？

他拋棄了老母的撫育，

全願意藏身在你的“夜”裏，

爲什麼靈兒受了飢而痛哭。

你全無意援手

這飢餓而傷損的囚徒麼？

你採了他晴春之花

因之失去一切可愛。

在假寐之先，

深睡之後，

我們有多少冥想：

白的雪花，

翩翩的年少，

奈自己無力愛護了。